

**DON'T
PANIC**

01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5 部曲/(英)亚当斯
(Adams, D.)著;姚向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 - 7 - 5327 - 6465 - 5

I. ①银… II. ①亚… ②姚…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英国—现代 IV. ① I 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4697 号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SERIES VOL. 1 - VOL. 5 (BOX EDITION)
By DOUGLAS ADAMS

Copyright: ©

1. 1979 BY SERIOUS PRODUCTIONS LTD.

2. 1980 BY SERIOUS PRODUCTIONS LTD.

3. 1982 BY SERIOUS PRODUCTIONS LTD.

4. 1984 BY SERIOUS PRODUCTIONS LTD.

5. 1992 BY SERIOUS PRODUCTIONS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银河系搭车客指南(5 部曲)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姚向辉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m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3.25 插页 25 字数 498,000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6465 - 5/I · 3858

定价: 19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226000

献给约翰尼·布洛克、克莱尔·高斯特及其他阿灵顿人
为了茶、同情和沙发

引子

银河系西旋臂少人问津的末端、未经勘测的荒僻区域深处，有一颗无人理睬的小小黄色恒星。

有一颗彻底无关紧要的小小蓝绿色行星以约莫九千两百万英里半径绕其旋转，行星上从猿猴繁衍而来的生命形式原始得让人吃惊，居然还以为数字式电子表是什么很高明的主意。

这颗行星有(更确切的说法：曾经有)个问题，那就是：星球上的绝大多数居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不开心。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过许多解决方案，但绝大多数基本上都和某种绿色小纸片的流动相关。这可真是怪事一桩，因为从头到尾不开心的又不是绿色小纸片。

于是乎，问题依然如故；很多人过得一塌糊涂，其中

大部分更是生不如死，连戴数字式电子表的也不例外。

很多人越来越认为，当初从树上下来已是大错特错。有些人甚至说连上树这一步都不对，一开始就不该离开海洋。

就这样距离某君因为说大家都该换换思路、与人为善而被钉在树上约两千年后的某个星期四，有位姑娘独自坐在里克曼沃斯的小咖啡馆里，忽然领悟到一直以来究竟是哪儿出了岔子。她终于知道了怎样把这个世界变成和谐欢乐的好地方。这次的解决方案很正确，能成功，也不会有人被钉在任何东西上。

可令人悲哀的是，还没等她有机会找到电话告诉别人，一场恐怖而愚蠢的大灾难就陡然降临，她的想法因此永远湮灭。

这个故事与她无关。

这个故事与那场恐怖而愚蠢的大灾难及其种种后果有关。

这个故事还和一本书有关，这本书名叫《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它不是地球上的书，从未在地球上出版过，直到那场恐怖大灾难降临为止，也没有哪个地球人见过甚至听说过这本书。

然而，这本书实在是非同凡响的圣品。

说真的，这恐怕是小熊星座出版业诸巨头推出过的最

非同凡响的一本书了，当然，也没有哪个地球人听说过这些巨头的名字。

这本书不止是非同凡响的圣品，同时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比《天国家庭护理百科全书》更流行，比《零重力下五十三件必做之事·续》更畅销，比欧龙·克鲁飞名噪一时的哲学三部曲《上帝错在哪里？》、《上帝的更多大错误？》和《上帝这家伙究竟是谁？》更引人争议。

在银河外东沿区更加悠闲处世的许多文明世界，《搭车客指南》已经取代了《大银河系百科全书》的地位，成为所有知识和智慧的标准储藏库，因为尽管此书冗余颇多，且收纳了为数不少的杜撰篇章（至少也是缺乏实据的谬误猜想），但在两个重要方面胜过了那部历史更悠久、内容更无趣的著作。

首先，价格略便宜。其次，封面上用既大且友善的字体刻印了“别慌”二字。

言归正传，那个恐怖而愚蠢的星期四、其非比寻常的种种后果，以及这些后果如何与这本非同凡响的书籍产生了难分难解的纠葛——这些故事的开端却非常简单。

故事始于一幢屋子。

这幢屋子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庄边缘的缓坡上，放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英国西南部农田。这幢屋子不管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平平常常，房龄快三十年，矮胖短粗，方头方脑，砖木结构，正面的四扇窗户不管是尺寸还是比例都或多或少地让人看了不舒服。

唯一觉得这幢屋子有啥特殊的人叫亚瑟·邓特，唯一觉得特殊的原因是他凑巧住在屋子里。自打搬出逼得他心情紧张、暴躁易怒的伦敦后，邓特在这里已经住了差不多三年。顺便提一句，他三十来岁，高个儿，黑发，从没有真正怡然自得过。最常让他烦心的事情是人们总要问他到底为啥一脸烦心。他在本地电台做事，最常告诉朋友的是这份工作比他们想象中好玩得多。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他的大多数朋友都从事广告业。

星期三夜里大雨如注，浇得乡间小路湿滑泥泞，但到了周四早晨，太阳最后一次照耀亚瑟·邓特的屋子时，天空晴朗，光线明媚。

此刻的亚瑟还没记起来，镇议会想拆掉这幢屋子，在原址修建一条公路旁道^①。

星期四早晨八点，亚瑟的感觉不怎么好。他迷迷糊糊醒来，起床后迷迷糊糊在卧房里兜了一圈，打开窗户，看见推土机，找到拖鞋，踢踢踏踏走进卫生间洗漱。

把牙膏挤在牙刷上——挤好了。刷牙。

修面镜对着天花板，他扶正镜子。镜中闪过卫生间窗外的又一辆推土机。调整角度，镜子出现亚瑟·邓特的胡须茬。刮好脸，洗净擦干，他又踢踢踏踏走进厨房，想弄些可口的食物填进嘴里。

水壶，插头，冰箱，牛奶，咖啡。哈欠。

“推土机”这三个字在脑海里游荡，寻找着与之匹配的概念。

厨房窗外的推土机可真大呀。

他盯着推土机。

“黄色”，他想到，踢踢踏踏走向卧室穿衣服。

^① 旁道(bypass)：绕过交通阻塞区或交通不畅区的捷径式公路。——译者

经过卫生间，他停下来喝了一大杯水，然后又接了一大杯。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宿醉未醒。为什么会宿醉？昨天晚上喝酒了吗？估计肯定喝了。修面镜里有什么一闪而过。“黄色”，他一边想，一边踢踢踏踏继续走向卧室。

他站住了，仔细回想。酒馆，心想。噢，天哪，酒馆。他模糊记得自己被某件似乎很重要的事情惹得非常、非常生气。他在对别人倒苦水，长篇累牍地倒苦水，想必如此吧，因为最清晰的视觉记忆是其他人脸上迟钝的表情。这件事情和新的公路旁道有关系，他才刚刚发现不久。消息传来传去已经好几个月，但似乎没有人弄明白过。太荒唐了。他又喝了一大口水。事情将自行解决，他最后下了结论，谁需要公路旁道啊？谁也不会支持镇议会。事情总能自行解决。

上帝啊，他给自己惹了多么可怕的一场宿醉。他望着穿衣镜中的自己，伸出舌头。“黄色”，他想到。“黄色”这个词在脑海里游荡，寻找与之匹配的概念。

十五秒后，他身处屋外，躺在驶向花园小径的巨大黄色推土机前。

正如俗语所说，L·普罗瑟先生不过是个凡人。换句话说，他是从猿猴繁衍而来的碳基二足生物。更确切地说，他四

十岁，肥胖，邋遢，替镇议会工作。有一个细节颇堪玩味：尽管其本人并不知情，但他确实是成吉思汗的父系直系后代，只是被世代交替和种族融合彻底篡改了基因，蒙古血统的外貌特征消失殆尽，伟大先祖的遗赠如今只剩下腹部的格外茁壮和对毛皮小帽的格外喜爱。

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伟大的战士，而只是一个紧张兮兮、忧心忡忡的普通人。今天的他格外紧张，格外忧心，因为他在工作中遇到了巨大无比的麻烦，这所谓的工作是要确保在日落前铲平亚瑟·邓特的屋子。

“邓特先生，起来啦，”他说，“你赢不了的，这你也清楚。总不能一辈子躺在推土机前面吧？”他竭力让双眼喷出凶狠的火光，却怎么也做不到。

亚瑟躺在烂泥中，对他发出嘎吱嘎吱的压泥声。

“我跟你耗上了，”他答道，“看看谁先生锈。”

“很抱歉，你必须要接受现实，”普罗瑟先生抓住毛皮软帽，在头顶上一圈一圈地转，“这条旁道必须修建，马上要开始修建了！”

“前半句我听说过，”亚瑟说，“请问为啥必须修建？”

普罗瑟先生气得对他戟指相向，点了几下才收起来。

“为啥必须修建？你这话什么意思？”他说，“这是一条旁道啊，难道还能不修旁道不成？”

旁道是一种设施，帮助某些人以极高的速度从 A 点冲到 B

点，同时让另一些人以极高的速度从 B 点冲到 A 点。住在上述两点之间某处 C 点的人经常要大惑不解，A 点究竟有啥了不起的，能让那么多 B 点的人非得心急火燎往 A 点赶，而 B 点又有啥了不起的，要让那么多 A 点的人非得心急火燎往 B 点赶。C 点的人经常祈祷，希望大家都能一了百了地搞清楚他们到底想要干啥。

普罗瑟先生想去 D 点。D 点不是某个特定的地方，只是一个远离 A、B、C 三点的方便去处。他打算在 D 点弄一幢舒适的乡村木屋，门背后挂着斧头，到 E 点愉快地消磨大把时光，E 点是离 D 点最近的酒馆。他老婆无疑想种攀缘蔷薇，但他只想要斧头。他不知道原因，但他就是喜欢斧头。推土机驾驶员们纷纷投来嘲弄的坏笑，他的脸顿时红得发烫。

他的重心在两只脚之间换来换去，可无论如何都感觉同样不舒服。很显然，有人办事不力得令人发指，他祈祷那个人不是他。

普罗瑟先生说：“你难道不知道吗？你有权在合适的时间内提出任何建议和抗议。”

“合适的时间？”亚瑟怒喝道，“合适的时间？昨天有个工人来敲门，我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我问他是不是来清洁窗户的，他说不是，他是来清除屋子的。更可气的是他没有立即说明，而是先擦了几扇窗户，收了我五块钱才告诉我。”

“可是啊，邓特先生，建筑计划已经在镇上的规划办公室

存了九个月。”

“还有脸说？哼，一听说这事，昨天下午我立刻冲过去看。你们根本没花心思让大家注意建筑计划，对吧？都懒得真正告诉任何人任何事情，对吧！”

“但计划早就在公示——”

“公示？我最后下到地窖里才找到！”

“那里就是公示办公室啊！”

“离了手电筒怕是啥也看不清楚！”

“呃，嗯，灯大概坏了吧。”

“楼梯也坏了对吧？”

“可你最后不也找到了那份通知书吗？”

“找到了，”亚瑟说，“的确找到了。公示？在一个上锁文件柜的最底层公示！文件柜塞在废弃的厕所隔间里，隔间门上还贴了个‘美洲豹出没注意’的标记！”

一朵云飘过头顶，把阴影投向冰凉烂泥地里用胳膊肘撑起身子的亚瑟·邓特，也把阴影投向亚瑟·邓特的屋子。普罗瑟先生皱起眉头，盯着这幢屋子。

“这屋子又不是特别好。”他说。

“太对不住了，但碰巧我很喜欢。”

“你会喜欢新旁道的。”

“啊，闭嘴！”亚瑟·邓特说，“闭嘴，带着你该死的旁道给我滚开。根本没人支持你们，你自己也清楚。”

普罗瑟先生张开嘴又合上，如此反复数次，他的脑海有一瞬间充满了难以名状但又极具诱惑力的幻象：大火吞噬了亚瑟·邓特的屋子，亚瑟本人则狂叫着一路逃离烈焰中的废墟，背上至少插了三根沉重的长矛。普罗瑟先生时常被类似的幻象侵扰，每次看到都让他分外紧张。他有几秒钟嗫嚅着说不出话，不过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邓特先生。”他说。

“啥？怎么了？”亚瑟说。

“有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得告诉你。要是我命令推土机从你身上压过去，你知道推土机将受到多大的伤害吗？”

“多大？”亚瑟问。

“完全没有，”普罗瑟先生答道，他跺着脚走开了，紧张兮兮地琢磨脑子里为啥有一千个浑身長毛的骑手对他不停叫喊。

这个巧合相当有趣，因为亚瑟·邓特由猿猴繁衍而来，但他最近的朋友却不由猿猴繁衍而来，也并非如其通常自称的那样是吉尔福德人，实际上来自参宿四附近某处的一颗小小行星。

亚瑟·邓特对此从未起过半点疑心。

他的这位朋友在大约十五个地球年之前抵达地球，费尽周

折让自己融入地球社会，必须承认他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比方说，他花了十五年时间假扮失业演员，得到的结果颇为真实可信。

不过，他也犯过不动脑子的错误，做准备研究的时候没怎么上心，搜集到的情报使他给自己取了“福特·大老爷”^①这样的化名，以求不引起注意。

他个头不矮，但没有高得能引起注意，相貌出众，但也没有帅得能引起注意，淡赤黄色的硬直头发从两鬓朝后梳，皮肤像是从鼻子附近向后揪紧。他这个人有什么地方略略不对头，但很难说清楚究竟是哪里。也许是双眼眨动不够频繁，跟他说话时间长了，你的眼睛会不由自主地发酸流泪。也许是他笑起来嘴巴咧得太宽，让其他人精神紧张，惟恐他会扑过来咬自己的脖子。

他在地球上交的大部分朋友都觉得这个人不太正常，但也没有伤害性，是个有些古怪习惯的没规矩酒鬼。举例来说，他经常擅自闯进大学派对，喝得酩酊大醉，在被扔出去之前肆意嘲笑眼前的任何一位天体物理学家。

有时候，他会陷入奇特的失神情绪，眼巴巴地仿佛被催眠了似的盯着天空，直到旁人问他在干什么为止。这时候，

^① 角色名(Ford Prefect)引自福特汽车公司的著名高端车型系列，1938年诞生，1961年停产，车型雍容典雅，有贵族气质，曾风行一时。福特误认为地球上的主要生物是汽车，见同名电影情节。——译者

他会如同犯罪当场被捉般吓一跳，随即松弛下来，咧嘴微笑。

“唉，就是找找飞碟而已，”他总这样打趣，所有人往往哈哈大笑，然后问他具体在找哪种飞碟。

“绿的！”他每次都淘气地笑着说。接着爆发出阵阵狂笑，忽然冲进最近的酒吧，猛喝一轮。

这种夜晚的结局通常来说都很糟糕。威士忌总弄得福特脑筋脱线，随便拖个姑娘缩在角落里，大着舌头解释说飞碟的颜色其实没那么重要。

离开酒吧，踉踉跄跄，半瘫不瘫地走在夜晚的街道上，他总要问路过的警察知不知道回参宿四怎么走。警察通常会这样说：“先生，您不觉得到这个点该回家了吗？”

“我正在努力回家，亲爱的，正在努力啊。”每逢此时，福特总是这么回答。

事实上，他茫然凝望天空时的确在寻找飞碟，任何种类的飞碟都行。之所以说绿色，是因为绿色是参宿四贸易侦察船的太空辨识色。

福特·大老爷对任何种类的飞碟能在近期出现已经等得绝望了，十五年时间被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好受，地球这种无聊得让人大脑发霉的地方尤其如此。

福特之所以盼望飞碟能在近期出现，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召唤飞碟降落，让它搭他一程。他还知道如何以每天不到三十牵

牛星元的价钱饱览《宇宙胜景》。

事实上，福特·大老爷是一名流动调查员，为《银河系搭车客指南》这部非同凡响的圣品撰写内容。

人类的适应力惊人，到午饭的时候，亚瑟住处附近的生活已经步入常态。亚瑟接受了躺在烂泥里发出嘎叽嘎叽响声的角色，时不时还要提出见律师、找母亲和弄本好书看看的请求；普罗瑟先生接受了不停拿新花招试探亚瑟的角色，什么“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什么“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什么“我的屋子也被拆过一趟”，什么“向前看别恋旧”，各式各样的威逼利诱层出不穷；推土机驾驶员则接受了坐在附近边喝咖啡边琢磨工会条例的角色，研究怎样才能将局势导往让他们得到财务优势的方向。

地球沿着日常轨道缓缓旋转。

太阳开始晒干亚瑟躺着的那片烂泥地。

阴影再次笼罩了亚瑟的身体。

“你好，亚瑟。”阴影说。

亚瑟抬起头，眯起眼睛抵挡阳光，讶异地发现福特·大老爷站在面前。

“福特！嘿，你怎么样？”

“很好，”福特说，“喂，有空吗？”

“有空吗？”亚瑟惊呼道，“呃，我得躺在这些推土机和